

略谈眩晕针灸证治

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针灸科 张登部

眩晕为临床常见证候。自觉眼花缭乱,景物旋转。本病早见于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:“诸风掉眩,皆属于肝。”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。如金元时期刘河间认为“诸风掉眩,皆属肝木。风气甚而头目眩运者,由风木旺,必是金衰不能制木,而木复生火,风火皆属阳,阳多兼化,阳主乎动,两动相搏,则为之旋转。”朱丹溪指出:“无痰不作眩,痰因火动。”明代张景岳则强调阴虚,指出“无虚不能作眩,当以治虚为主,而酌兼其标”。清代尤在泾认为“眩运……病非一端”等,对眩晕的病因病机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,为本证的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。

笔者诊治本证,不拘一家之论,立足于见证,辨证施治,虚补实泻,当针者即针,宜灸者即灸,每取良效。兹举数案于下。

平肝潜阳 滋补肝肾

例一:张××,女,55岁,退休工人。1983年3月5日初诊。

患者有高血压史已7年余。现证为头晕耳鸣,项部痠强,失眠多梦,右侧手臂及小腿时有麻木,双侧足跟时有痠痛,每遇心情不悦则诸症加重。胃纳可,大便时干,小便正常。

诊见神识清楚,面色憔悴,语言流利,肢体活动自如,舌质红,苔薄白,脉弦细。血压160/100毫米汞柱。此为肝肾阴虚,肝阳上扰。以平肝潜阳,滋补肝肾为法。针刺三阴交、太溪(均补法),百会、天柱、风池、阳陵泉(均泻法),内关(平补平泻法)。留针15分钟,每日治疗一次。6次后眩晕明显缓解,足跟痠痛减轻,睡眠好转。按上法针治15次诸症消失,血压维持在140/90毫米汞柱。

按:此例系本虚标实之症,为肝肾虚惫,水不涵木,风阳上扰清空。取肝、脾、肾三经交会穴之三阴交,足少阴肾经之原穴太溪,以滋补肝肾而育阴精治其本,百会、风池、天柱、阳陵泉泻上扰之风阳以治其标。取内关平补平泻法,以通阴维调诸阴,标本兼顾,而眩晕自愈。

化湿祛痰 调气降逆

例二:陈××,女,41岁,职员。1983年3月2日初诊。

患者素体虚弱,眩晕、耳鸣、呕吐反复发作已2年余。在某医院诊断为“美尼尔氏综合征”,服西药效果不著。近日眩晕欲倒,恶心呕吐,两耳如蝉鸣,伴胸闷痞塞,纳少,失眠。

诊见:血压110/76毫米汞柱。体胖,面色灰暗,舌淡红,边有齿痕,苔白腻,脉沉滑。此为痰湿蒙蔽清窍。以化湿祛痰、调气降逆为法。取穴百会,隔姜片艾炷灸七壮,针刺内关,丰隆(均泻法),足三里(补法),留针20分钟,每日一次。治疗一次后眩晕、恶心、呕吐减轻,惟耳鸣仍作。按上法治疗3次后,诸症消失而愈。

按:此例系素体脾胃不足,健运失司,致痰湿中阻,清阳被蒙,上逆遂发本证。百会为手足三阳、督脉之会,以宣通阳气,兼能利窍,补足三里以健运中宫,则湿浊得化,内关可和胃止呕,丰隆穴为足阳明胃经之络穴,别走太阴,其性通降,泻之非但除其湿浊,亦可折其痰气交阻之势。诸穴相伍,以达化湿祛痰、调气降逆之效。

滋肾益精 交济心肾

例三:刘××,男,35岁,干部。1979

年3月12日初诊。

患者素体瘦弱，平时用脑过度，经常头晕耳鸣，记忆力减退，时感心慌，失眠多梦，头发渐脱，腰痠膝软，五心烦热，劳累后诸症加重。纳食渐少，大便稍干，小便清长。

诊见：手心发热，舌质红、少苔，脉细数。血压100/70毫米汞柱。此为肾虚髓海不足。以滋肾益精，交济心肾为法。针刺肾俞、太溪、内关、神门，均施以补法，留针20分钟，每日针治一次。3次后症状减轻，续针10次明显减轻，按上法施治20次而愈。

按：本例系肾精亏损，髓海不足，于是上下俱虚，而致眩晕。《内经》云：“髓海不足，则脑转耳鸣。”内关为心包经之络穴，有宁心安神，理气和胃的作用，神门为手少阴心经之原穴，能起到镇静安眠之效，肾俞、太溪以滋肾阴而交心肾，水火得济，阴平阳秘乃愈。

益心健脾 气血双补

例四：王××，女，56岁，职员。1979年5月10日初诊。

患者有“子宫肌瘤”病史10多年。经常阴道出血不止。去年8月曾做子宫切除术，术后伤口愈合良好。惟头晕、耳鸣屡治不愈。神疲乏力，动则气喘，心慌，失眠多梦，纳少腹胀，大便不实，每日2次，小便正常。

诊见：血压100/70毫米汞柱。神志清楚，语声低微，面色萎黄无华，口唇不荣。舌体胖有齿痕，苔薄白，脉沉弱。此为气血双亏。以益心健脾，气血双补之法。取穴百会、气海、关元、心俞、脾俞、足三里、三阴交，均施以补法，留针30分钟，每日治疗一次，12次为一疗程。并艾条灸百会、关元、心俞、脾俞。按上法针灸治疗3个疗程后，眩晕明显减轻，纳食增加，精神转佳，面色渐润。共治疗5个疗程，针治60次之后，诸般症状全部消失而愈。

按：此例患者长期时有阴道出血，致气血皆亏。取百会穴以壮阳扶元，气海、关元以补虚益气，心俞、脾俞以健脾宁心，补血和营，足三里、三阴交以培补中焦，资气血生化之源。诸穴相伍，针灸并施，以达益心健脾、气血双补之效。

睑缘炎治愈1例

甘肃省山丹县中医医院 王 侃

刘××，女，36岁，社员，门诊病历号：3225。1981年2月16日初诊。

患者双目上下眼睑红赤微肿，两内眦部位轻度糜烂多黄粘，有痒痛感约20余天，未予治疗。近两天内又在风雪天劳动之后，症状加重，眼内有异物感，奇痒涩痛，轻度羞明流泪，两眼眦部及整个睑缘呈糜烂状，并以两内眦部为最，眦角有黄色脓性粘液聚积，结合膜充血，睫毛稀疏不整。舌中心白腻苔，舌边尖红，脉濡数。辨证：病在肉轮和血轮，属脾胃湿热蕴积，又外感风邪，内夹心火，风、热、湿三邪相搏，上冲于眼所致。治宜除湿汤（《眼科纂要》）加味以运脾除湿、清心祛风。

处方：(1) 连翘15克，滑石20克，车前子10克，枳壳10克，黄芩10克，黄连10克，木通10克，

陈皮10克，茯苓20克，苍术20克，栀子20克，赤芍10克，防风15克，荆芥10克，生甘草10克。一日服一剂，水煎分三次服。(2) 炉甘石30克，黄连10克，苍术30克，铜绿20克，硼砂15克。水煎熏洗患眼，日三次。

2月24日复诊：服用八剂后，眼内异物感基本消失，痒痛明显好转，睑缘糜烂亦明显减轻，其上有微薄淡黄色脓痂覆盖，眦角部脓性粘液减少，结合膜轻度充血，仅见于眦部。舌中心仍有白色苔垢，脉濡稍数。治疗仅予原方去枳壳、陈皮、荆芥，加生黄芪30克，以增强其去腐生肌之功效。外洗方仍用上方。连服六剂后，上症皆除，双侧眼睑皮色恢复正常而愈。

一年后随访患者，其病未见复发，两睑缘并有睫毛复生。